

仰望中秋夜 * 輕訴心中情

--媽媽的話--

一九六八戊申年元月新春，越共發動越戰史中聞名的新春攻勢 -- 戊申節事件 (Su Kien Tet Mau Than) ，突擊越南華人都會區堤岸。

那個深夜，住第六郡的姨婆一家八口漏夜逃到我們家避難，過沒幾天，我們家第五郡也遭襲擊，於是兩家十幾口慌忙投奔到同區尚未有戰役的阿姨家。

逃難的日子將近一個月，體弱的媽媽到阿姨家就生病。戰事略為平息之後，爸爸帶著我試著回家探察狀況。

那是一個大晴天，爸爸開著車不發一語，看出爸心情沉重。漸漸進入通往家中的街道時，周圍環境變得寂然無聲，空氣中散發著一股濃濃的屍臭。爸爸恐怕也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應該折返，可是家就在咫尺。我和爸爸對望一眼，爸爸看出了我的堅決；我也讀到爸爸眼中的無懼。於是我們繼續前往。

放眼看去，滿街都是家禽動物的屍體，觸目驚心。還有腐爛變色的豬屍，都澎漲得過份。幸好我們的愛犬班比在逃難夜被弟弟偷偷夾帶混進阿姨家，否則必定難逃一劫。

到了家門口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店面大鐵閘門被子彈射出千瘡百孔，店裡的貨物已被橫掃一空，屋內牆壁慘遭摧殘，磚屑灰塵堆積成一堆堆小丘，滿目瘡痍。日立冰箱還在，打開一看，裏面的食品通通腐爛長蛆，塞滿每一個分隔層的鐵架細縫中，完全無法清除。我們匆匆打理後急忙趕返阿姨家。這中間還不時聽到遠處傳來零星的槍聲。

這段經歷，鞏固了我離開此地的念頭，決定報考台灣僑委會在僑居地西貢主辦的大學聯考。

* * *

當年中秋節，我接到國立成功大學入學通知書。

南國的中秋節難得飄雨，那個中秋夜，正當大家熱熱鬧鬧慶祝中秋時，天空突然撒下雨滴，弟妹們抱著小燈籠匆匆跑回屋內。媽媽患高血壓，靜待在內廳的躺椅上歇息，我坐在一旁陪伴。

媽媽輕聲問我：妳真的決定要去升學？

我點點頭，不敢望向媽媽，不忍面對她眼眶中的淚影；就像中秋的雨滴已掩蓋了月亮的光輝。

能不能不去？媽媽又幽幽的問了一句。

我歉疚的搖搖頭。

媽媽潸然淚下。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看到媽媽對著我落淚。

媽媽默默的握住我的手說：孩子，去吧。一定要回來；回來陪我渡中秋。

我猛力點頭，內心喊著：媽媽，我一定回來！

* * *

兩年後，我特地趕在中秋節當天回來探望生病的媽媽。班機在中午時分抵達西貢新山一國際機場，一踏出機艙走入停機坪，就看到媽媽站在瞭望台前，頂著烈日努力的揮舞著雙臂，彷彿怕我看不到她被擠在一群接機親友中的細小身影。

我衝出機場，緊緊的擁抱著媽媽，看到媽媽雙眼通紅，我心疼無比。媽媽說：我沒哭，只是傳染到眼疾，這病正流行。

我告訴媽媽：我已被傳染，眼睛也紅腫，眼淚不聽使喚一直掉下來。

那個中秋夜，不知道月亮圓不圓。我無暇賞月，徹夜窩在媽媽的床上聊到困極而睡著。一早醒來，才知道媽媽整晚沒睡，一直靜靜的躺在我身旁，牽著我靠近她的那隻手悄悄平放在她的小腹上，輕輕撫摸著，這麼的輕；這麼的柔，生怕把我驚醒。當我側身一看，瞧見媽媽眼尾兩行已乾的淚痕。

僅兩週的假期，瑣事繁忙，白天四處奔跑，排不完的飯局，每晚都到了即將就寢時分才返抵家門。說是回來探望媽媽，然而我給媽媽的時間幾乎等於零。媽媽毫無怨言，每晚都守著我回來，只為了和我同寢一床的那一刻。

* * *

大學畢業，不待驪歌響起，我已整裝歸去。

那是在中秋節前兩個月，我遵守了對母親的承諾。回家之後，媽媽的身體逐漸好了起來，往日的病痛似乎遠離。本以為，我可以陪伴媽媽一輩子，直至看到她滿臉皺紋，牙齒鬆動，頭髮全白。

那年，越戰仍在持續膠著，情況明顯不妥。我決定先

行返回台灣公營銀行繼續任職。隔年四月南越淪陷，幸好我以公務員資格獲准家屬接往台灣定居，爸媽攜弟妹和外婆抵達台北松山國際機場時，是中秋節前一個月。

接下來，我遵守著諾言，每一年都陪伴媽媽過中秋。

隔年弟弟移民澳洲，得以申請父母團聚，媽媽興奮著張羅一切，期待著與唯一的兒子異國歡聚。媽媽不忘叮囑心愛的兒子，赴澳機期要安排在中秋節之後，她想跟我們再共渡一個中秋；她更捨不得還在唸國小的寶貝外孫，我兒瑞震。

就在等移民官面談的前三天，那一個午後，媽媽備妥晚膳，燙平我最喜歡的紅襯衫，進入浴室沐浴。突然聽到媽媽大喊一聲“安公”，那是孫子對外公的暱稱，媽媽時常跟著這麼叫。爸爸趕過去，推開浴室門一看，媽媽已經摔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救護車送往台北三軍總醫院急診，院方未予施救即宣告不治，直送太平間。死亡證明遲遲開不出來，延宕多日始以“猝死”搪塞結案。那年媽媽不到六十。

媽媽離開將近四十年，卻永遠鮮明的活在我心中，我始終無法相信媽媽已然過世，總覺得那是一場噩夢。

* * *

媽媽走後留下孤寂無依的爸爸，鬱鬱寡歡，頓時衰老下

來，雖然我們也接著移民來澳，既使有子女隨側身旁，爸爸也難掩心中那份落寞。少了媽媽細心照料，爸爸的體康每況愈下，從開始前列腺癌放射線治療，到大腸癌住院開刀；直止最後的肺癌末期導致肺積水，心室腫大，其間進出醫院無數次，最終被送往療養院，入院那天正好是二零零七年的中秋，院方正在熱鬧的慶祝中秋節，可是爸爸的臉上寫滿著孤單和無助。半年後，爸爸在安寧醫院辭世，僅差三天就是爸爸的八十四歲生日。爸爸來不及出席子孫為他悉心安排的慶生饗宴。

中秋節是親人團聚的日子，也是媽媽極盼望家人相守的節日，我們卻在這一天將爸爸鎖入他最不願意去的斗室。整整十四年，我無時不被悔恨吞噬著這愧疚的心靈。

親愛的媽媽，為什麼您不留下來讓我陪伴您渡過許多許多個中秋？為什麼吝於讓我看到您白髮蒼蒼，滿臉皺紋...

媽媽，難不成您忘了女兒對您的承諾，願生生世世陪伴您過中秋。

媽媽

